

伦洋书坊

房龙文集



ARTS

艺术

[美] 亨德里克·威廉·房龙 著
赵茜 赵栩 译

北京出版社

艺术

ARTS

[美] 亨德里克·威廉·房龙 著
赵茜 赵栩 译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艺术/[美]房龙(Van Loon, H. W.)著;赵茜,赵栩译. —北京:北京出版社, 2000. 12
(房龙文集)

ISBN 7-200-04245-5

I. 艺… II. ①房… ②赵… ③赵… III. 艺术论-文集 IV. J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86213 号

伦洋书坊·房龙文集

艺术

YI SHU

[美]亨德里克·威廉·房龙 著

赵茜 赵栩 译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100011

网 址: www.bph.com.cn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787×1092 18 开本 28 印张 683 000 字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8 月第 2 版 2005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8 001-13 000

ISBN 7-200-04245-5

J·368 定价:16.00 元

向无知与偏执挑战

钱满素

亨德里克·威廉·房龙(1882年—1944年)一生中出版了三十余种书籍,单枪匹马地将人类各方面的历史几乎全都复述一遍。如此浩大的工程由他一个人来完成,真令人钦佩他以有涯之生向无涯之知挑战的勇气。

房龙不是深奥的理论家,但却未必没有自己的体系与思想。他的著述包括《宽容》《人类的故事》《文明的开端》《奇迹与人》《圣经的故事》《发明的故事》《人类的家园》《伦勃朗的人生苦旅》等,选择的题目基本是围绕人类生存发展最本质的问题,贯穿其中的精神是理性、宽容和进步。他的目标是向人类的无知与偏执挑战。他采取的方式是普及知识与真理,使它们成为人所皆知的常识。

知识就是力量,但无知同样也是力量。当千百万民众被无知与偏执驱使时,他们干的蠢事还少吗?虽然人类的经验与思索已经记录在案,本可引以为戒,但历史却仍然不断地在重复自己,这又是为什么呢?在诸多原因中,知识的不够普及至少也是一种,有多少人能天天坐在图书馆中去研读人类的文字积累呢?理论玄妙得高不可攀,历史悠久得令人生畏,知识浩瀚得一望无边,理论注定是极少数人的专利。

但是,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人民才是历史的主体,少数人掌握的知识若不能为大众所分享,就不会有人民的觉醒和人类的进步。鲁迅笔下,作为精英的夏瑜所能奉献给华老栓之辈的,只是他被砍头时流下的鲜血。一个民族要孕育少数精英容易,要提高整体素质却很难。普及工作是艰巨而伟大的,是一项民族和人类赖以发展的事业。房龙着眼于此,一生致力于此。他以生动简洁的语言,自配插图,将一个现代社会的公民所应具备的科学人文知识复述得精彩扼要,其中还不时闪烁着他的真知灼见。在普及现代知识的同时,他也普及了现代意识。

人们往往一辈子钻在本行的微观世界里,忽略和疏离了宏观世界,因而失去对世界和自己的平衡感觉,甚至陷入极端。阅读房龙的著作,听听他从“我碰巧属于哺乳动物种族”的角度

来叙述的宇宙、人类的故事,也许可以重新摆正各种事物在心目中的合适位置,保持自己与世界的正常联系。

房龙始终站在全人类的高度在写作。虽然作为一个过了二十岁才移居美国的荷兰人,他不可避免地更多写到他熟悉的西方,也更钟情于他的故国,但他决不是西方中心论者。他一直在努力从人类的眼光来观察和叙述,超越地区的、宗教的、党派的和种族的偏见。他反对任何形式的狭隘,包括那种为了给本民族增光而歪曲事实的超爱国主义。房龙的这种观点发展到最成熟的形式就是他的《宽容》一书——宽容,是他一以贯之的主题,也是他最杰出的贡献。

人类从一种野蛮生物开始,为摆脱野蛮,必然经历一个野蛮的过程。在自然界的生存斗争中,弱肉强食的丛林原则是正常状态。统治人类原始社会的也只有一个信条,那就是至高无上的求生欲望。“人类的历史就是饥饿的动物寻找食物的历史”,也是为此奋斗争夺的历史。每个群体为求生存,都必须制定许多强制和禁忌,对与自己不同的异类保持高度的怀疑、警惕和排斥。所以房龙说,不宽容不过是人的自卫本能的一种表现。宽容与专横之争贯穿人类的历史,今天的异教徒明天成了正统,又马上成为其他持异见者的死敌。耶稣以身殉道,提倡爱人如己,四海之内皆兄弟,突破了犹太教的狭隘与偏执,但基督教得势后,照样设立自己的宗教法庭,大肆迫害异端。红衣主教们还时不时地增扩“禁书目录”,妄图阻止求知的欲望和知识的传播。种族间、阶级间、政治派别间、宗教团体间互不相容,从一种不宽容到另一种不宽容,厮杀争斗了多少个世纪。悲壮也罢,惨烈也罢,这一切都不是无端而生,而是人类走向文明所不得不经历的血与剑的洗礼。幸运的是,当其他动物永远只能停留在丛林原则时,智慧的人类毕竟慢慢悟出了宽容的道理,提出以理解、关爱和宽容来取代偏执、仇恨和迫害。

房龙说得好,宽容这个词从来就是一个奢侈品,购买它的只会是智力非常发达的人。不宽容的根子就在于自诩正确的思维,在自以为唯一正确和永远正确的人看来,宽容就是宽容错误和邪恶,就是道德的沦丧。有史以来,所有的不宽容都是以“上帝”或“真理”的名义在向“谬误”开战,真理是唯一的,而且只有自己掌握了它。文艺复兴迎来了观念的变化,怀疑和探索的精神抬头了。随之无休止的宗教战争终于使一些人明白,谁又能独占《圣经》的含义呢?真理不能被垄断,灵魂拯救的道路也许不止一条,对信仰和思想的最后评判权还是留给上帝吧,政府无权干涉宗教,让所有的信念都享有同等的权利。

房龙注意到,为宽容的斗争直到个性发现以后才开始。一个国家的宽容程度与大多数居民的个性自由与独立思考程度成正比。在历史上,贸易所带来的平等和交流往往使这些地区和国家的人们最容易接受宽容的道理。宽容作为一个政治词汇,当然首先是指官方的宽容。但是,公众和个人的宽容是官方宽容的社会基础,很难想象由宽容的个人所组成的宽容的大众会产生或容忍一个不宽容的官方。说到底,提高国民素质是建立一个宽容社会的根本。

二战中,房龙主张的民主、理性、宽容与法西斯的专制、强暴、黑暗势不两立,他积极投入反法西斯的斗争,在电台发表了一系列评论。为批驳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他写下了针锋相对的《我们的奋斗》。令他愤慨的是,巫师们还在搅拌那装满仇恨的大锅,“用机关枪和集中营武装起来的形形色色的现代不宽容比中世纪又胜一筹”。对当时通行于世的一些基本准则,他深

感怀疑忧虑,总是试图通过自己的作品去启发人们思考:在人类文明各种可能的形式中,它们是否是最佳选择?房龙的所作所为正像他自己描绘过的伊拉斯谟:“他像个巨大的海狸,日夜不停地筑造理智和知识的堤坝,惨淡地希望能挡住不断上涨的无知和偏执的洪水。”

房龙的著作在出版当时,便被译成包括中文在内的各种文字,产生了相当影响。久违了近半个世纪,房龙的著作又被国人重新发现,陆续出版,社会反响热烈。当然,书中某些见解囿于时代局限而留下的偏颇,今天的读者自会辨识。北京出版社有感于房龙的文化意义,为便利读者,首次将他的主要作品八种汇编成集,特邀有翻译经验的高校教师认真重译。编译者态度严谨,力求译文质高味浓。我相信,他们的努力将不负读者厚望。

1998年11月

(钱满素女士,1946年生于上海,1992年获美国哈佛大学美国文明史博士学位,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前言

那是一段难以忘怀的时光，我们漫游在这个曾经伟大、辉煌的共和国的国土上。可是在一个特别的早上，我们突然发现一切既不伟大也不荣光。我们居高俯瞰时，看见的只是单调、乏味，周而复始的循环。即使但丁笔下的地狱也比这里有些许生气。

几分钟前，火车突然停下来，我不知道什么原因，也没人知道、没人关心。在大雨和泥泞中，火车时缓时疾，长驱而行。车窗外是一片片褐色的荒凉的土地，一堆堆散发着腐烂气息的玉米秆。那一望无际令人绝望的数百里、数千里的前方道路，正如一幅展开的死气沉沉的画卷。

距铁道约 200 码处，有一栋房屋。那是一栋简易又普通的房子，就像我过去 24 小时里所见到的所有农舍一样，显得很破旧，需修缮一番。它显然出于一位憎恨完美的工匠之手，这情形就如同一个教堂执事对罪孽熟视无睹的结果一样。

那栋农舍跑出两个孩子，一个小男孩，一个小女孩，他们大约 12 岁或 14 岁，表面很难看出实际年龄。他们穿着一点也不时尚，戴着毛帽子，围着大围巾。帽子、围巾都是鲜红的毛织品，连手套也是毛线的，编制得随意又不精致，以致远远望去都能感觉到这样的穿着少了一点关爱。但它能挡风御寒，很实用。其实不用多花钱，只是略为注重点技巧，这些毛织品就会漂亮得多。

小男孩和小女孩在泥泞的地上跑着，跑到铁轨上停下来，好奇地盯着火车，这个庞然大物在他们眼中太神奇了。火车像一根链条把生活在这儿的人们与外部世界联系起来。这里的人们在淡红色的灯影下，围着圆桌吃着热腾腾的烤饼，妇女们穿着五颜六色鲜丽的衣服，男人们坐在一起高声谈笑，他们能花一小时谈论一本书或一盘棋。这里的每件事都显得那么温情、温馨，没有残忍的欺诈，没有功利的烙印。

据我观察，这两个孩子没有亲眼目睹过高大壮美的东西，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奇迹是可以发生的。因为孩子对所有使他们的生活变得美好、迷人、有趣的事物都会表现出非凡的好奇

心。因而，这列火车会充满他们的心房，以至于有朝一日（不管是眼前还是将来）他们无疑会走出这称之为家的穷乡僻壤，脱离命运强加给他们的绝望环境，去寻找更好、更崇高、更能满足心灵需求的世界。

想到这些我为他们难过。突然，我发现了开始没有注意到的情景：那个戴红帽、围红围巾的小女孩手中紧紧抓着一个蓝色夹子，那是当时孩子们图画课用的画夹；而戴红帽、围红围巾的小男孩则手提着一个很有光泽的黑色小提琴盒子。

对刚才发生的一幕，我不厌其烦地详尽描述着，可能也就是这些了，因为此时火车长鸣三声，待司闸员上车后，车轮在轨道上缓缓滑动起来。我们再一次重新上路，向着更加荒凉、孤寂的前方驰去。荒凉、孤寂越发显示出这个世界的一种悲壮的美丽。

我回首望去，那两个红色的小点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在过去的20年里，为写一本艺术方面的书，我收集了许许多多的资料，立志要专门为艺术写一卷。但我迟迟没有勇气动笔，因为总有一种思绪萦绕在我的脑海中：在这部书里我要表达什么“明确的思想”，我要为谁写作？

有一点我是明确的，我不打算写成一本艺术的教科书，那样会使读者沉迷在学术专著中。学生已有读不完的论文和学术著作，有10卷本的分类目录，20卷手册，30卷豪华版本，那里有描绘和阐述过去、现在以至将来的艺术大师的作品，其中包括素描、油画、蚀刻画等。同时我也不想站在艺术家的立场上为他们写作。如果他们是优秀的艺术家，他们会忙于自己的事业，而无暇读这样的书；如果他们是平庸的艺术家，那么这类书会引诱他们继续劳而无功地操作，到头来浪费掉时间、金钱和精力。

我的书也不打算写给那些对艺术怀有浓郁兴趣，把艺术作为工具陶冶情操的可爱女士们，以及她们尊敬的先生们。这些人并不知艺术为何物，但他们知道自己在追求什么。他们不必细读我的作品，因为书中的字句无助于他们灵魂的安宁和精神的愉悦。

我忽然心头豁亮，终于找到了“明确的思想”。我清楚了自己要写成一本什么样的书以及要表达什么。我下决心完成这项工作。我要为那两个孩子写作，为那两个身着红衣红帽的孩子写作。他们一个提着一把小提琴，一个拿着一个画夹，看见火车从他们身旁疾驰而去，黯然神伤，眼中充满了渴望。匆匆的火车把他们抛在身后，鸣叫着奔向远方……

亨德里克·威廉·房龙

目录

艺术 ARTS

致读者

向无知与偏执挑战

前言	/001
绪论	/001
史前人的艺术	/012
埃及艺术	/020
巴比伦人、迦勒底人和神秘的苏美尔人的家园	/035
海因里希·谢里曼	/044
希腊人的艺术	/051
伯里克利年代	/073
希腊的小工艺品	/079
伊特鲁里亚人与罗马人	/088
犹太人	/097
早期的基督教艺术	/099
科普特人	/106
拜占庭艺术	/108
俄罗斯	/118
伊斯兰教	/122
中世纪的波斯	/126
罗马风格时期	/131
普罗旺斯	/146
哥特式艺术	/153
哥特式时代的结束	/165
文艺复兴精神	/175
佛罗伦萨	/190
乔瓦尼·安琪里珂修士	/200
尼古拉·马基雅弗利	/203

佛罗伦萨一跃成为世界艺术中心 /206
小天使 /211
油画的发明 /213
意大利图画工场大行其道 /218
美洲 /243
观赏新绘画,聆听新乐章 /251
欧洲的心脏再度复苏 /260
我们的上帝是坚强堡垒 /271
巴洛克艺术风格 /275
荷兰画派 /286
伟大世纪 /297
莫里哀葬在圣地 /309
演员再现于舞台 /314
歌剧 /316
克雷莫纳 /326
一种新的娱乐形式开始流行 /332
洛可可风格 /340
再论洛可可风格 /348
中国、印度和日本 /356
戈雅 /370
乐谱取代画册 /374
巴赫、亨德尔、海顿、莫扎特、贝多芬 /377
庞贝城、温克尔曼和莱辛 /413
革命与帝国 /416
大混乱:1815—1937 /423
浪漫主义时期 /426
画室里的反抗 /428
庇护所 /435
19 世纪音乐 /441
艺术歌曲的创作 /445
帕格尼尼与李斯特 /451
柏辽兹 /459
达盖尔 /465
约翰·施特劳斯 /467
肖邦 /470

理查德·瓦格纳 /475
约翰内斯·勃拉姆斯 /481
克劳德·德彪西 /484
结束语 /487

译后记 /491



绪论

什么是艺术？什么是艺术家的特性？什么是艺术的困惑？以及其他可能永远得不到答案的问题。

艺术是人类共同的追求。

这一点，我们大家的看法恐怕一致，不会引起争论。

然而，当我说“艺术是人类共同的追求”，也有可能面临另一种被人误解的危险，以为艺术（音乐、绘画、雕塑和舞蹈）有点像通用的语言一样，能够为世界各地所有人接受和理解。

其实艺术的感觉是因人而异的。

在楼上的书桌前，我听着巴赫^①的G小调赋格，如同享受天籁一般；而这对我的夫人，就像听到一阵阵噪音，用不了几分钟，她就会拿着这本书的手稿到楼下去誊清，远远地躲避令她心烦意乱的琴声。

弗朗士·哈尔斯^②或伦勃朗^③所作的肖像画，可以让我惊讶不已——确实难以想像这些平凡的血肉之躯，仅仅凭几种颜料，凭一块画布和一枝秃笔，居然能表现出具有那么多内涵的东西。但是，同一幅肖像可能在另一个人看来，不过是一片乱糟糟的颜料组合而已。

记得我小时候，我的一个叔叔买了一小幅梵高^④的速写。由于梵高在当时不幸被人们认为是异己分子，这事竟然引起了左邻右舍的强烈不满。可就在去年（1936年）冬天，梵高的几幅作品在美国展出时，引起巨大的轰动，观众们都拥向展馆，纽约市的主办者不得不向警察求援，来维持秩序。

同样的道理，西方花了几百年时间才意识到，原来中国的绘画与欧洲的绘画同样出色，隽永美丽，而且在某些方面远远超过西方绘画。

巴赫的莱比锡主人面对他的音乐作品常常摇头叹气。莫扎特^⑤的旋律也曾让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二世抱怨复杂难懂，而瓦格纳^⑥的著名乐章甚至有过被赶下台的经历。阿拉伯或中国

① 巴赫（1685—1750）：德国作曲家、管风琴家，出身于埃森纳赫音乐世家。

② 弗朗士·哈尔斯（1580—1666）：荷兰肖像画家和风俗画家。

③ 伦勃朗（1606—1669）：荷兰伟大的画家。

④ 梵高（1853—1890）：荷兰伟大的画家。

⑤ 莫扎特（1756—1791）：奥地利作曲家、维也纳古典乐派主要代表。

⑥ 瓦格纳（1813—1883）：德国作曲家。



的音乐，让本国国人欣赏起来，陶醉不已，而我就不行。

因此，谈论艺术是人类共同的追求，即艺术的普遍性问题，这里指的是艺术没有国界；全人类都在进行着自己的艺术创造，并且不受时间的限制。

艺术与人类同生，自从有了人类，就有了艺术，就像人生下来就有鼻子有眼，知道饥渴。在澳大利亚最偏僻地区，原始土著人不知道怎样建筑房屋，制作服装，他们的智力也许就像与他们相伴相随的动物一样。但是，他们却拥有自己颇具意味的艺术表现方式。据我所知，我们会接触到不懂宗教的民族，但从来没有发现哪一个民族——不论他们离文明中心多么遥远——会完全没有他们自己的艺术。

这就是我所说的艺术是人类共同的追求。

所以，当我撰写这本书的时候，第一章先写欧洲还是中国，先写毛利人^①还是爱斯基摩人，并不重要。

不过在开始之前，我想给大家先讲一个故事。这是我在一本中国古书中看到的，确切地说是一部翻译过来的书（非常遗憾，中文为那么多人所使用，而我却一窍不通，现在又年事已高，想学也学不会了）。故事是这样的：

老昆^②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了，他把自己的学生叫到面前，想最后再看看他们，在自己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为他们祝福。

于是，学生们在工作室见到了这位老画家。像往常一样，他还坐在画桌前，不过显得非常虚弱，连画笔都很难握住。学生们请他坐到躺椅上，那样会舒适一些。然而他摇摇头，对他们说：“这些笔，这些颜料，多年来像忠实的伙伴一样伴随着我，即使我生命将尽，也难以和它们分开。”

学生们在他面前跪了下来，聆听老师的教诲。不少人忍不住悲哀，毫不掩饰地抽泣起来。老昆惊讶地看着他们，说：“怎么啦，孩子们。你们是来赴宴的啊！我邀请你们是来分享一种人生的经历，这是一个人最后的感受，不是平时能体验到的，不要伤心，你们应该高兴才是。”

老昆微笑着说完，学生们很快用他们的丝绸长袖擦干了泪水。其中一个学生说道：“我敬爱的老师，请原谅我们的脆弱。可是我们一想到你坎坷的一生，心中就有说不出的忧伤。你没有妻子为你痛哭，没有儿女为你送终和敬香守灵。在漫长的一生中，从日出到日落，你总是在默默地辛勤工作，相形之下市场上那些污浊的奸商不劳而获，大量囤积财富，你却一无所有。你用自己的双手向人类奉献着，可人们却悄然收下，心安理得，并不关心你的命运，你说这样公平吗？上帝向你表示过同情吗？我们是一群继承你事业的后来者，很想问这样一个问题，你做出这么大的牺牲值得吗？”

听完学生的话，老昆慢慢抬起头，脸上泛出一个胜利者凯旋时自豪的神情，他回答说：

① 毛利人：即新西兰土著居民。

② 老昆：出处无可考，疑是房龙虚构的一位中国画坛先贤。



“这是公平的。我所得到的已经远远超过了我的期望。是的，我无亲无故，独自在世上 100 年，常常食不果腹，衣不御寒，如果不是朋友的帮助，甚至不会有这块立足之地。然而，对此我没有过高的奢望，也无暇去理会那些可能是属于自己的东西。如果我贪婪算计，敛财不是什么问题。但我听从了心灵的召唤，走自己想走的路，只有全身心投入工作才是明智的选择。我已经达到了最高的目的，而这也是我们中间的每个人都梦寐以求的。”

这时，学生中年龄最大的、也就是刚才提问的那个人又接着说话了，不过这次他显得有些犹豫，声音很低：“敬爱的老师，作为最后的嘱托，请你对我们说说，人的一生，期望达到的最高目的是什么？”

老昆眼睛里闪烁出一种异常明亮的光芒，他站起身，缓慢地走到一幅画前。这是 he 最喜欢的画，画面上是他泼墨挥毫画成的一片草叶。那片草叶，栩栩如生，像是会呼吸，能摆动。这不是一片普普通通的草叶，它仿佛包含着自有生命以来世界上所有草叶的精灵。

老昆坦然地说：“这就是我的答案！我想我已经达到了与神灵平等的境界，步入了永恒。”

最后，他向自己的学生们深深祝福。学生们扶他到躺椅上，然后，他安详地闭上了眼睛。

这个故事常常使我深思，回味无穷。我本该在这里收笔，结束本章，余下的由读者自己想像。可这位中国老人话中所包含的许多寓意，我不由得想再谈谈。不过，我不想涉及太多，因为一旦展开这样的讨论，很难完结，有可能使我们回到中世纪的情景。那时，几位学者可能为一个针尖上到底能站几个天使而持续数年没完没了地争执下去。

按老昆的答案，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是能够步入永恒境界的人。对此，你可以同意，也可以反对，或许还有其他的见解。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但我可以告诉你我的看法：自古希腊以来，这样的结论已经为许多人所认可。

如果我是老昆的话，恐怕这也是我唯一的回答。

人类即使在他们自认为最强大的那一刻，与宇宙大自然相比，也是十分渺小有限的。大自然通过世间万物为人类所感知，人类则对自然万物作出回应表达自己。这种表达就是我们所说的艺术。

换个说法来阐述我的意思。当你步入寂静的山野时，阳光明媚，蓝天一望无际，白云自由地飘浮，微风从枞树林中轻轻吹过，像唱着奇妙的歌曲，四周生机勃勃，充满活力。置身于大自然难以言表的美景中，你是否感到自己与自然融为一体，显得渺小而微不足道？

然而，如果你是约瑟夫·海顿^①，你知道怎样用音乐表达这种心灵深处的感觉。那么，你会回家以大自然的灵气创作出神圣的乐曲，然后像这位虔诚的奥地利伟人一样，双膝跪下，感谢上帝给你这样的恩典。

^① 约瑟夫·海顿（1732—1809）：奥地利作曲家。

你的赞美诗响遍世界，你成了世界上公认的杰出艺术家。这时你退回到屋子一角，喃喃自语：“亲爱的主啊，我还不能描述那天我在郊外见到的一切，这只是我受您召唤所做出的真实感应，我不是绝对无助的。主啊，这虽然还不太完美，不能与您相比，是您创造了一切。但是不管怎样，我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成为了这部神圣作品的创造者。如果您要问我的话，我可以说，我已经很满足了。”

我不会出于职业偏见，一定以为这种看法对每个人都适宜，至少那些对任何艺术都一窍不通的人不在此例。在中世纪，人们掌握的知识没我们今天多，但他们却懂得一些我们所不懂的东西，有一个寓言，说明了这个道理。

寓言是讲两个忏悔的人，他们向圣母祈祷，渴望得到宽恕，并心想着怎样回报对圣母的宽恕和祝福。

其中一个人是音乐家，他除了一把小提琴一无所有，于是，他演奏了自己最喜欢的一支优美的乐曲。哦，他的祈求得到满足。另一位是鞋匠，他担心他很难得到宽恕，因为他只会做一双鞋子，一双供圣母跳舞时穿的漂亮舞鞋。传说在天堂里，天使们高兴时也会举行舞会，圣母偶尔也会参加。“可一双鞋子怎么能与那美妙的乐曲相比。”他懊丧地想。

然而，他还是精心制作了一双崭新的鞋子，也得到了圣母的宽恕和祝福。因为这双金光闪闪的鞋子正是他表达自己情感的最好方式。这表明只要有一颗真挚的心，并不在于具体做什么。

这个故事引起我的联想。有件事我不明白，这也是我常常感到困惑的事：为什么在今天，艺术和其他工艺的界线如此泾渭分明呢？最初，艺术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并不存在这种界线。谁又能说得清艺术家和手工艺者本质上有什么不同？其实，一个艺术家——用人们习惯的称呼——不过是个技术高超的手工艺者，比一般石匠略胜一筹的、会雕刻大理石石像的石匠而已。但今天情况则不同，艺术家和手工艺者严格划分开了，就像他们各自站在马路的两边，可以彼此看见对方，却总也走不到一起。

对此，我有深切的体会。我在年轻的时候，一些人提倡“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自认为很了不起，其实很荒谬。30多年过去了，后来人们明白了许多，让我很欣慰。今天，在大家眼中，以个人技能设计老布鲁克林大桥的人，与建造沙特尔多大教堂^①的佚名石匠一样都是杰出的艺术大师。事实上，我们大多数人从阿斯泰尔^②的舞蹈中得到的乐趣，与从《名歌手》^③最后一幕的五重奏中得到的乐趣，并没有什么不同。

也许我这么说，会引来一些非议，因此我必须说明：我不是向大家建议，有了阿斯泰尔先生的踢踏舞，就可以不要《名歌手》的五重奏了，绝无疑意。我明白舞蹈与音乐以及其

① 沙特尔多大教堂：法国巴黎西南小镇上的一座哥特式教堂。

② 阿斯泰尔（1899—1987）：美国舞台和电影舞蹈家。

③ 《名歌手》：德国作曲家瓦格纳创作的一部歌剧。



他艺术，有各自的不同。说到鉴赏，我有一个简单易行的分辨办法。我问自己：“他想告诉我什么样的内心感受？”接着再问：“他是否表达得尽善尽美，能使我心领神会？”这种完美的考虑，是我观察一切艺术的标准。对此，我已经训练有素，我相信我的理解能力不错，欣赏能力也很强。

很久以前，我总想弄清宇宙究竟有多大，可遗憾的是没有望远镜，买一架好的天文望远镜需要 500 美元，我还不能也不愿意在一桩业余爱好上花这么多钱。所以，除了我的目力所及，宇宙到底怎样，对我一直是谜。然而，有一天我有了一架可以随身携带的小显微镜，这使我兴致勃勃地看到了我们周围的微生物世界。这些小东西，是我们平时用肉眼看不到也并不在意的。

当然，我不是说刚才在纸上爬的小蜘蛛，或屋外老石墙根的青苔比银河和牧夫星座更重要，二者重要程度的差别只是体积而不在于性质。也就是说，善于描写昆虫的法布尔^①和善于观察星球、把百万甚至上亿光年不当回事的金斯^②，同样都是了不起的大作家，他们的书都能给聪敏好奇的读者带来喜悦。

我再举个例子，以便你了解我的看法。我曾经访问过一些城市，那儿的人谈到他们的博物馆和管弦乐团，非常自豪。他们的博物馆藏着意大利和 18 世纪英国的绘画，海菲茨^③先生当过他们乐团的独奏家。可是，我发现他们的居住环境很糟糕，连通往办公地点的路面也破破烂烂，除了每天开放一会儿的博物馆和每周只演奏几小时的乐团，在他们平时的生活中，看不到赏心悦目的东西，也听不见优美动听的音乐。

我本不该和当地的朋友争论，逼他们认错。可是，由于我那时是个涉世不深的青年，很执拗，总试图说服他们，让这些老实本分的市民，在自己家的客厅和餐厅，挂上几幅名画的复制品，以此拯救他们的艺术灵魂，比在当地博物馆某个角落藏一些柯勒乔^④或雷诺兹^⑤的原作还要管用。还有，每天让自己的孩子们听一些优雅的唱片，这对整个世界的未来（至少对音乐）有好处。它比一周带孩子去听一次交响乐演奏要强得多——因为那样，对孩子们帮助并不大，就像是硬逼着去过一个枯燥的夜晚，而回避电台广播。也许广播里那些通俗节目反倒更让人轻松。

我和人家的争论，没有什么结果。有几个人由衷地表示同意，他们的观点总和我一样，所以用不着多费口舌。可更多的人，认为我是个管好闲事的人，知道点儿新的教育方式（也许刚从莫斯科引进的）就卖弄，自以为独具慧眼，四处炫耀。

有了一些体验后，我学会了管住自己的舌头，尽管我知道自己是完全正确的。慈善事业

① 法布尔（1823—1915）：法国昆虫学家。

② 金斯（1877—1946）：英国物理学家、天文学家。

③ 海菲茨（1901—1987）：俄裔美籍小提琴家。为尼果洛·帕格尼尼后的最伟大的小提琴演奏家。

④ 柯勒乔（1494—1534）：意大利画家。

⑤ 雷诺兹（1723—1792）：英国画家。